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北史

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及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魏紀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李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祲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譽王顯崔或蔣少游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基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



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警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麴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

深本淵

不能鈎深贖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

龍魏作龍

魏作三十二

魏作天占



時有所中普泰中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問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

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術著名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



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卽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請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賈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旣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在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尔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



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尔朱榮於太行及將  
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  
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  
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  
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  
左僕射慰勞幽州流入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樓滅  
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尔朱榮死莊帝幽  
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尔朱有誅滅  
之兆遂自號燕王太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巳瑞妄  
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  
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  
逼晉陽尔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尔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  
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  
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尔朱羽  
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  
月末我必入定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  
著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  
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  
言尔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  
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  
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  
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  
所在

沙門靈遠語齊書  
以爲葛榮言此史  
當別有所據

必破下魏  
有詔曰何  
靈助曰



自魏收書以下至蒲  
按降俱不可解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  
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畧不患寒家嘗為齋  
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  
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  
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為李練好  
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寅反召  
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  
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寅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寅之黨寶  
寅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  
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  
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甕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  
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

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  
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  
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  
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  
為答曰今笑破蠕蠕時其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  
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  
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  
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  
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  
檀特發至歧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  
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獮



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啟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



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

長樂王其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

信都芳魏書附傳  
將書亦有傳北史所  
載周解字序則兩  
書所無有然甚多缺



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  
暉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  
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欽器地動銅鳥漏  
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  
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  
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  
曹參軍芳性清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  
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闕涉丞相倉曹祖珽謂  
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  
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  
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  
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  
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  
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  
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  
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  
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  
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  
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  
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卒業興撰新曆自  
以爲長於趙斡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關字又私撰曆書  
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  
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玉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官貴不橫死是以任情踈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疆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旣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口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



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卽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四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卽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玉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迴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



顧云以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主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

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回若過口午時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搯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



趙瓊其婦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關三字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

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斌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鍤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灑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鍤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卽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



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鬪而墜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世自嵩高遍遊

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

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

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

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

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

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

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

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

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

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

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

世自嵩高

景時下齊  
檀越何侯  
問也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  
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  
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  
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  
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  
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  
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  
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  
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  
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  
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

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  
城旁有其堊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  
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  
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  
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  
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  
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  
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  
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請法  
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  
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請法  
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



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德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人獲梁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霆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



爵如故苻弟遙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  
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苻兄弟入朝文宣聞其  
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  
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  
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  
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  
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  
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苻千段其餘儀同刺史  
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斤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  
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  
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  
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  
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  
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  
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  
司考驗並實越姥因而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  
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  
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  
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  
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  
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



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大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怚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恠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

深破上有早字

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獲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庾季才字叔奔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侍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



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換靈臺秘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



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  
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  
城經今將八百歲木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  
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  
今以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  
天道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  
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  
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  
張胄玄歷行及袁克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謬上大怒由  
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  
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

王褒彭城劉穀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  
克讓柳詵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  
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  
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  
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  
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  
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  
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  
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  
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  
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旣而楊



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群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駱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僮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家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



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涇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嘗時卽言公眼如瞻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隨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桴也和言多此



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爲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于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日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



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  
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  
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  
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  
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  
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  
崩上令吉卜擇塋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  
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塋豈不卜乎國尋  
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  
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  
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  
案塋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  
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  
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  
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  
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  
當以富貴相報吾詔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  
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  
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  
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  
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  
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  
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



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常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



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欵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榮陽人也隋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胃玄勃海脩人也博學多通九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瑗薦之隋

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胃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胃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荅胃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慈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闳改顛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胃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胃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



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胃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胃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卽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人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胃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胃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



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  
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胃玄積  
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  
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  
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  
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  
胃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  
朔望同術胃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收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  
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卽爲蝕  
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  
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蝕旣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  
胃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旣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  
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胃玄所立蝕分最爲  
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  
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  
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北史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周澹

李脩

徐謩

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唐川中府  
氏國開府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諡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畧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徐克間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畧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

中太和申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十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詠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因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謩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謩欲爲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



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燕乃  
馳驛召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詠省有大驗九  
月車駕次於汝濱乃大爲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蹇於上  
席遍陳餽觴於前命左右宣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  
下詔褒美以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  
事出豐厚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  
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蹇日久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蹇  
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蹇隨梓宮還  
洛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  
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子踐字  
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  
子雄負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  
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  
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  
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  
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嶷等每  
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  
郎鶩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  
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  
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  
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  
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  
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  
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



甚優譽子踐格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言辯

武祖字

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

武帝起作

徵赴晉陽嘗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

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

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

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

因高德正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

既足勅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

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

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昨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

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

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

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

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

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

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

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

里跛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縑靴今太后忽

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

斬冢作媒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縑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

之為字此下系縑者孰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

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腳跟腫痛諸

分齊作但

史與作使



斑爛之才曰此人痛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頰骨長數寸試  
 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  
 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饒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  
 酒色過度怳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  
 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  
 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  
 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  
 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  
 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  
 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  
 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  
 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踈慢用舍自由五年  
 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再之續武平元年重  
 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由書二家若疾  
 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  
 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  
 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  
 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  
 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為之也  
 即荅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常  
 與朝士出游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  
 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  
 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

子之誤子  
 無下之當  
 為此也五  
 字此三句  
 並未詳



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  
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  
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  
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  
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  
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  
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  
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  
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  
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陽士開  
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  
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諡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

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  
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讓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  
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鄰人王朗之後也父安  
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諒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  
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  
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謩及顯  
等爲后詎脉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  
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  
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聘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於烈間  
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  
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情



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嘩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出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魏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旣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待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閣伊益生以刀環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曄尚書儀曹郎中懼去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初顯構曾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爲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爲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卽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曄已爲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已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旣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詠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詠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



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  
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筴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  
爲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  
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跌上  
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  
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  
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卽  
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卽覺手臂疼痛  
月餘日漸及半身肌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卽爲  
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  
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  
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  
爲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  
平令嘗嬰疾疥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  
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仕梁  
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  
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  
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帝位僧  
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  
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  
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  
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  
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



不遺謂使人曰五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勳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護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卽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孱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卽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卽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卽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卽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



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卽愈及卽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誠衣恰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在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

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盡其妙每有人告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旣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



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薨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

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詠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卽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舉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卒於家年八十八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爽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各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

俊後傳妃崔氏乃子俊卒後賜死未嘗失其地傳又不言再娶隋書北史並載之



下官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  
 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  
 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  
 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  
 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  
 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  
 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  
 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  
 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  
 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  
 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  
 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

以調樂器  
 下隋有上  
 奉詔造諸  
 樂器十一  
 字

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  
 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以行矣寶常遂如  
 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  
 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  
 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  
 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增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  
 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  
 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  
 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  
 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



曲令言時臥室中間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克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續爲務因此大蒙恩賜而值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閻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脩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劊劊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



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始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節下士及隋文帝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常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食

象州逆下列本記并  
當移帥杜條遠至  
分遣建十字屬子  
下而按以州開府云

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緩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欵分遣建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墓我訖卽宜上



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  
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  
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  
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  
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  
將幸揚州敕稠討闕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  
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  
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  
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  
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  
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  
之服初無風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  
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  
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  
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  
上白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  
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  
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  
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鉄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  
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  
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  
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  
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工部尚書及敗陷於竇建德復爲  
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



劉龍者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世號爲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sub>直</sub>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

玉解法選魏寧其母懷文

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盧大

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

臨孝恭劉祐張胃玄等皆魏來術藝之

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

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

有不涉用於龜筮而究人

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

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

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

路人周不可因歸事齊厚

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

生靈所資嗜欲咸違斯亦

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

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

奉譽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

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

時之美也而僧垣詠候精審名冠一代

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

慈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

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

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縱

牙曠各一時之妙也蔣何以剗劂見知



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 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  
以相術稱並所闕也

北史外戚儒林文苑孝行節義良吏酷吏隱逸藝術等傳俱全錄諸史其有家傳者各附之不入此傳然亦有未安者如儒林文苑常與表濯諸公無赫可稱道者外戚若于勁蕭巖皆不由女寵循吏酷吏其平無事迹者各附家傳可也若循吏之宋世良趙軌節義之獨孤盛此類當特表之而混入于家傳非微顯聞幽之意又若酷吏之畢義雲庾秋士之恩幸之鄭儼尤宜列之以為世戒而僅附于各傳之後則其名反不甚暴于後世矣其移易之未當者如顏之儀不當附之推傳許善心亦當別傳而實世基之入文學尤為不可與柳詒等皆當別出也江式其儒藝景熙趙文深皆以字學諸史入藝術為是而北史江式別傳莫黎趙移入儒林此甚非也外戚李峻之附家傳而實無存此脫誤當補魏之苗濟附温子昇傳後齊之郭遵附張雕武傳後皆因事及之北史此行大書則苗濟郭遵儼然儒林文苑中人矣此殆刻本之訛延壽似不至此

北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烈女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魏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温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觀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鐘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  
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  
書所記風俗所存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  
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  
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  
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  
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  
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  
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  
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  
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  
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  
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決  
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  
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  
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  
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  
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京野勢殊  
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遣  
止一幕其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  
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時遇嶮迤橫罹塵網伏質就刑身



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殯洞感發於夢想其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

是效六其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

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七其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

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八其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

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

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

在借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

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

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

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

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

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

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其母房命

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

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

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殮須其悔謝乃食善

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

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

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

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

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王家事姑不知釀王司不知所處



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臯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温靖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

魏無名字面字

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

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

兒氏魏作兒先氏

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徃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

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

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

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

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

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臯詔曰老生不仁侵

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艸莽

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闡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汗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舉其識機雖呂頰亦不如也

祁魏作初

榮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聞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啟悉其辭也

榮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墓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續倉卒益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卒下魏有四字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玉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緝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歎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示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輓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榮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媾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曾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恡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柩樞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丘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

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辜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



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媵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洞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叅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



撫嶺外陳將徐瑋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  
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  
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  
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  
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  
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  
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  
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  
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  
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叅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爲  
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  
人幕府署長史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

總管下隋有譙國公  
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仍  
開譙國夫人幕府十  
九字應補去封譙國

夫人五字

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  
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  
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  
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  
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  
訥得其贓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  
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  
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爲  
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  
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  
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



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死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皐戾吾死日何面目是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



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至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臯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臯

韓覲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覲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覲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于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臯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帝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



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蓬蔆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韞鷹繼大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



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簡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于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魁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擄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終不爲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箠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



殺我任加刀鋸若不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  
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  
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者之  
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  
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  
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締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  
蘭玉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北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終

北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子襲 襲弟椿

王仲興 寇猛

趙修

趙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西川中鳳閣  
氏唐向中甫



王瑀齊 男謙 不克死可來相逼賊大志亂射殺之元楷後身

趙默 不克死可來相逼賊大志亂射殺之元楷後身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藥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郭秀

張景嵩 毛暢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剪二京焉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于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汚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于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妄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鞞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闈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于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



凌侯謚曰敬獻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  
與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  
朝獻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  
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  
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  
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獻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  
轉重三年春詔獻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  
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義  
爲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獻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  
謀逆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殺不辜寧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  
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獻出入帷幄太后密賜  
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  
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  
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  
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  
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于城東孝文登城樓以  
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獻祀於都南二十  
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獻圖  
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獻美造新聲  
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獻女妻李冲兄子  
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  
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獻與張祐侍坐獻所  
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



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獻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獻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獻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獻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與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尔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尔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奏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尔朱榮妻鄉郡長公



至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卽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修並而畏慎自退不若修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

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鼻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紛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克武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修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修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



帝親見其母修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墓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旋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塋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啗喧嘩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共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皐自其墓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閹密伺其過列脩墓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櫛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皐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皐惡鞭之一百徙燉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蒲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皐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卽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克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各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旣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刻於上下樹艸栽

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旣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飲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



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  
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  
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  
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  
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  
於懷中義恭諂附元義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  
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遊處人  
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  
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  
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  
乃致其母喪葬于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  
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

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  
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  
門後為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  
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  
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  
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  
中郎將領刀劔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  
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  
大中正進爵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  
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



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  
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  
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  
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  
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  
於懷中義恭諂附元義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  
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遊處人  
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  
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  
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  
乃致其母喪塋于宛城之南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  
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

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徒屬荊州邕  
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  
門後為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  
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  
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  
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  
中郎將領刀劔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  
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  
大中正進爵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  
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



輔聖王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義執政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爲拔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義之解領軍靈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冀州刺史

在道詔暴其朋黨元義逼脇內外降爲征虜將軍

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又害懌出爲雁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義大得義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



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時  
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  
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  
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介  
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尅河梁紇矯詔  
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  
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  
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  
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臯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  
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  
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  
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  
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  
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  
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  
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  
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  
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臯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  
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  
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  
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  
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  
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



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任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爲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

聞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旣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緜自後逃戶占爲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廢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瑯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瑯以忝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瑯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



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徙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爲闡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邃爲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默能俱立不遇列郡今訢皆以爲州臣實爲惑於是默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默爲監藏因黜爲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復臯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已清儉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



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  
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爲  
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  
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勸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  
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  
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爲侯卒於冀州刺  
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  
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  
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  
不以閹闈爲恥孝文遷洛常爲宦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  
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克  
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  
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縮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  
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  
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  
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  
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  
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  
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塋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  
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  
降爲侯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疑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爲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旣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乞外祿乃出爲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婚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財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壽死後以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宜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爲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玉後改爲鉗耳氏宣武時改爲王焉

晉已來



恒爲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爲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臯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爲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爲之造宅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憊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洛陽氏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命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



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  
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  
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  
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  
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  
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  
賞賚亞於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  
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爲臨軒  
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  
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  
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  
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擇抑而  
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  
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  
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  
察乂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  
禁闈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  
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  
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  
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  
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  
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  
也奉車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



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闡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闡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義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義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義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旣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旣又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義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爲中尹靈太后臨朝爲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管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爲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爲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爲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爲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滌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



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爲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克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臥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湯王雍旣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爲中常侍賜爵樂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樂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爲關人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綾一十疋以供衣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介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卽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蓆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克腐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闡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义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



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又時內外喧喧云又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又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又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艸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又妻携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啟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勸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

事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敬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啟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神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



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歔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姦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土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臯失云士開先帝弄臣



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進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獻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獻等或投定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言者兄之力也厚賜獻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獻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事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爲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獻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獻等如其言以

齊無於字按古字當在太后字下

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山陵畢獻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出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民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獻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常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

士當作遠



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  
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  
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  
士開雖爲領軍怕姓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  
宿衛略不在意及且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  
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  
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  
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勿業羊立正將  
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解律明月說後王  
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卽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屍殿西  
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  
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  
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與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  
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  
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  
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啟牒卽成朝  
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  
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  
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  
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  
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  
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臯卽  
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根安息  
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克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



蠕蠕王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人朝爲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嬀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官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那肱比肩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王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臯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昭穆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卽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



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斯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那肱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躡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

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爲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作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卽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旣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頓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

和士開下  
有  
情  
作  
進  
下  
知  
所  
下

和士開下  
有  
情  
作  
進  
下  
知  
所  
下



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爲守壑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壑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

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人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爲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闍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爲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



宣自晉陽還鄴愚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蠕蠕王阿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爲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密皆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會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

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卽令赴任旣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廻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敕責之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且早參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



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  
何用愁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  
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  
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  
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  
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  
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已造宅德信  
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  
並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  
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救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  
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  
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也每

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  
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  
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義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閣內驅使不  
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  
卿勒義等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  
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  
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義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  
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爲侍中  
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  
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阹宮鍾道趙野  
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王之朝肆其姦



倭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恠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闕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爲羣馬塵必塗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旣不爲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顛爲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錠王恩浴並爲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盼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爲左右恩盼出處殆與開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開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



鬼及周軍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  
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  
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  
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爲害自古忌之大  
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誠焉詩曰殷鑒不遠  
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殷鑒矣爲國家者可無  
鑒之哉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二日早晨校完此冊

北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終

魏川中鳳  
氏團回開市







